

越國春秋

第五期

每星期三出版

隨州國民日報附送

通訊處

杭州國民日報第五號信箱

市容

記餘史

當面說盡

切

地質學家與汽車

海上二十年來劇變掌故(三)

銅圖一幅

大

廠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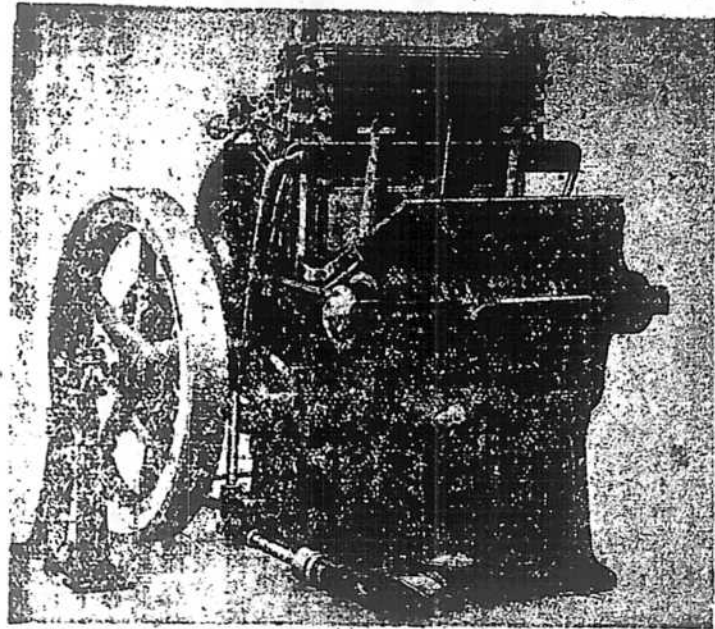
父

價

一

◀◀ 上海德商泰來洋行獨家經理 ▶▶

行址：上海四川路新門牌六二〇號



號五 PHOENIX Platin Press No V

全球著名德國鳳凰牌腳踏印機

鳳凰牌腳踏印機

為世界最堅固最著名之出品久已馳名遐邇全球歡迎其大者為三號四號五號PF號專印各種三色版四色版以及鋅版木版銅版等印件此機製造堅固套色正確墨色均勻絕無深淺之弊壓力平均印後紙張反面並無凸痕機中危險部份均備有機關保護至五號及PF號印機製造更堅壓力尤大兼能切軋各種紙匣凡各種洋裝書面凹凸印件均能運用如意故不僅印刷已也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中國革命論

中央航校政治總教官張紹舞著

出版了！

本書為復興民族之重要書籍，為用唯生史觀作立論中心之第一部書籍。全書共三十三萬言，計分六篇。第一篇敘述世界各民族的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世界大勢；第二篇論中國革命之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中國革命之現狀；第三篇論中國革命之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中國革命之現狀；第四篇論中國革命之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中國革命之現狀；第五篇論中國革命之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中國革命之現狀；第六篇論中國革命之動向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明中國革命之現狀。

發行處：杭州民國日報館黃鐘文學社

代售處：本市各大書局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册大洋一角。(定閱不加價)

郵費代價十足通用。零售每份大洋七分。

是現代中國最有意義的純文藝刊物！

是這個偉大的悲劇的時代的聲訴者！

是中華民族的忠實的懇摯的代言人！



第四卷第一期要目

首(詩)	劉延陵
靜的文藝作品	郁達夫
塔兌須先生序詩(卷子吉微支作)	孫敬文
培根稿語	鍾敬文
下雪的時候	孫福熙
女偉人	梁得所
我在戰場時	汪錫鵬
山城雜記	劉宇
露露小姐(劇本)	李林園
大梅指小史(童話)	王夫凡
一個輕騎兵(有韻的童話)	陳大慈
令尹子文	柴紹武
鐵獄	開元
明末的大英雄鄭成功	石堅如
明末的妻	楊錫華
洋房裏	白
愛的記號(環奧文尼。佛爾著)	白
探野紫蘇的人	白
蕙蘭油與棍棒(評論)	黃
屠蘇酒(考據)	石

市容

華華

女為悅己者容。若把西湖比西子，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依同理，西湖蒙不潔，則人將望望然去之。市容於是乎向矣。

何市容？市之有容，猶人之有儀表也。儀表不正，則將淪為「起碼」之人；市容不修，則將淪為「起碼」之市。九也，市也，皆豈為「起碼」者也。

有類于人之儀表之市容，又烏可忽乎哉！杭州之為市也，固近者悅而遠者來者也，市容不修，則近者厭，來者遠，而遠者不來矣。市容之不可不修也如此。

宜乎在上者之斷斷然以整頓杭州市容為當務之急也。

君不見——

金沙港畔，佇看湖底朝天；寶石塔前，尚有磚頭委地。城隍山籠烟罩霧，運司河藏垢納汙。年久失修，六和塔之「輪船」可慮；鞭長莫及，五雲山之「翦」變！雲栖，靈隱，沙門無異市廛；天竺，龍井，靈隱，宛如掛萬國之旗。舟人湖畔嗷頭招展，笑啣鳴百蛙之鼓。貨攤夾道，站崗之警何為？垃圾載途，清道之夫安在！

亦破。汽車過處，平掀十丈紅塵；電車行時，常喧目不能解。吾情於舟外，不獨不聞其言，且聞其言。吾情於舟外，不獨不聞其言，且聞其言。

抑亦性命攸關。世之悅杭州者衆矣，杭市其亦樂為悅己者容乎！

切口

蕭嶽

切口不知始自何時，亦不確。其說不一，秘會黨，無不有其說。父以是授其子，師以是傳其徒。非其類，則謬莫如。沿革既久，遂於某種社會中，視為金科玉律。吾情於舟外，不獨不聞其言，且聞其言。

深其說，非其類，則謬莫如。沿革既久，遂於某種社會中，視為金科玉律。吾情於舟外，不獨不聞其言，且聞其言。

外人不聞其言，且聞其言。吾情於舟外，不獨不聞其言，且聞其言。

地質學家與汽車

大懶

翁文瀾血流頭破 丁文江鼻斷唇傷

前胡適之博士漫遊歐美，嘗與彼邦名哲學家同車出遊。每深慮哲學家腦際包含之問題太多，平時玄想遐思，已不免舉動失常，若於其乘坐摩脫車自為御手之時，竟亦想入非非，則一不慎，不其殆乎！然胡適之博士，始得胡博士無恙歸來，於是胡博士心中一塊石頭，始得安然落地，乃為之結論曰：「歐美哲學家手腦并用，自開汽車，絕無危險！」

此言固屬武斷，且不合事實。胡博士此次在武康道上覆車，受傷甚重，幾瀕於死，消息傳出，全國學術界無不震驚。胡博士此次覆車，實由於其乘坐之汽車，係由一外國人駕駛，該人對胡博士之安全，毫無考慮，且其駕駛技術，亦極不穩當。胡博士此次覆車，實由於其乘坐之汽車，係由一外國人駕駛，該人對胡博士之安全，毫無考慮，且其駕駛技術，亦極不穩當。

記酷吏梅侍

浙東有天水公者，為南渡帝子之苗裔，累代簪纓，稱一鄉右族。公少好弄，讀書學劍，兩俱無成。適乘而習律，又不樂之，盡貨其產，授二品頂戴，以觀察使總攝林。公既久歷仕途，愈益諳練，梯榮干進，力爭上游，同僚咸為擡揚。上憲亦漸知其能，遂徵委為發審局總辦。東北人稀地廣，伏莽潛滋，緝捕株連，固充斥，公威威憲眷，頗思有以自見，於是索垢求瘼，鑄鍊周內，非置重典，即立斃杖下。又自出心裁，創造毒刑多具，三木之下，叫喚哀號，血肉狼籍，吏皆股栗。公高坐堂皇，略不矜恤，其間情異罪實者，容一。

亦有之，而六月飛霜命被控，上憲查覈屬實，不能左袒，乃奏請奪職，永不叙用。歸去，息影邱園，稍出資，求田問舍，稍加食鹽少許，一飯即帶，明日復如之。其驕矜類如此。一日，拔劍斫之，天性好殺，然也。破後，有子三，收地，幾至斃，父不給。其長女姚治，與備保，標梅不字，與備保，不知所終。



影近女士蝶胡

當面說謊

朋友人言：某巨公任北方總理時，頗以解除民間疾苦為己任，時平中米價昂貴，每擔值十七元，中產以下深苦之。客以爲言，公性急，立以電話問主者。其一人殊爲不諳，於電中覆稱：客言米價當是十一元，本不覺其貴，如再低廉，米業且無以支持矣。巨公還問客，究竟每擔十一元，抑十七元？客不敢再辨，唯唯而已。公亦不復置念也。以公夙以風厲稱，而左右者，竟得當面施欺之術，益見居高位者，處事臨某，素極迷信，值以萬計，先期托人資至署，閣者索費奇，所身未滿其數，因持錢入，呈於督，督方極賞其製造之巧，因問：「何如？」曰：「大人高壽，宜稱慶，而某吏乃特來送禮！」（謂送終，立命返諸吏，未幾，竟以他事撤其職。吏糊塗，可稱三絕。

上海十二年來劇掌場

自新舞台肇始於南，其時之劇，乃有英租界之大舞台。丹桂第一，就中建築，以新新爲最，亦最大。舞臺之頂，並建一屋頂花園，曰樓外樓，創用電梯，以便遊客之升降。實爲海上有遊藝場之始。雖一切設備，不如後來新世界大世界之完備，以事屬開創，遊客自盛，其營業之主體，仍在新舞台。而非樓外樓也。上四舞台，均建於民初清末，而以大舞台爲最早。據聞該台主者，爲海上海商，曾率眷赴新舞台觀劇，因感其與衆不同，遂自創一劇，名曰「大舞台」。此公共娛樂之地，任何一人應守本台規則，若貪舒適，不自建舞臺，而斥巨資籌建舞臺於英界之三馬路，而名曰文明大舞台，是爲大舞台創立之原因，亦繼新舞台而起之上海第二舞臺也。

繼上述各舞臺而起者，有大新街之中華大戲院，及南北之春華舞臺，及大世界大戲院，及天莊路之三星舞臺，及多故，社會經濟之日見發達，戲院營業，屬於觀聽之娛，原非生活必要，自不免漸形減少。繼之而起，京劇勢力分化不少，舞臺狀況已大非昔比，即就上海各台言之，或一年而數易其主，或未久而宣佈停演，事極錯綜，時多變幻，結果所知，再爲分述，或亦留心京劇史者所樂聞也。

徵求漫畫

本報現徵求富有藝術意味之漫畫及含有新聞性質之時事諷刺畫，此項畫稿一經登出，每幅酬一元，來稿以備刊用，不取郵費，特此佈告。